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昆七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四世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

是

一

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

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

昧不畱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

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

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

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

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

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

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

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
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
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
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
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
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
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領勞持生死
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
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
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
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閻黎復
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腳
睡無偽亦無真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
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
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鉗之路子虛徒然

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
舍利之真身因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
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
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
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

是上

二

止潔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
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
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
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
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
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遙禮曰
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
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
不相到機絲不挂棧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
如何是道師曰太陽盜目萬里不挂片雲曰
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
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
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
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
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
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
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
是七
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
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
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
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
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

即不疑惑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私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師在鴻山作典座鴻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鴻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珠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
是七下黯黑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白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

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睹瞿曥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起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四埋向坑裡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土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東裝潛去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關市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

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
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
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
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
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

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彖拂便作掀禪牀
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
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
作掀禪牀勢師曰大眾看這一員戰將若是
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
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
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
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
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

是七

五

嚴前法眼云我二十
年祇作境詒會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
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
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
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
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於一紀唐中和
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
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
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
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傳明大
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
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
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
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

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
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
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
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
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
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
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
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
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
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
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
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
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
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
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

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
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笨
離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
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
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於
本山諡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
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
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見語
翠微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
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
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
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攜一
餅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

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

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州問大死
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上堂汝諸人來這
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
我老兒氣力稍劣脣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
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
亦不教汝探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
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
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
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
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
探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
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
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
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

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
觸體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濶一切羣生如
何是一法師曰兩下也問一塵舍法界時如
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
曰開也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

不會爛壞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
一言半句挂諸方唇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
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
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
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
不師曰是和尚莫屎沸盜鳴聲師便打問
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喚
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
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靈峰曰
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
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
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
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
快漆桶^{是七}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八師將饅頭
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一掘去也師曰
不快漆桶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峰回首
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
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二師曰有^三曰如何是不
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
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
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
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
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甚
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

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娘師曰
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焰裏身師曰有甚麼掩
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
漆問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
未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
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
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
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
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禪重和尚日久問抱璞投師請師
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則下和無出
^{是七}身處也師曰擔帶即玲瓏辛苦曰不擔帶時
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
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
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
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

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僧奸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

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遇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鷄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因眺其後問鑄像未

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和尚識代云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

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

痛藥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
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
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
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
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
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
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
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
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
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
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
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
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
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

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
盈於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
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
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
乃隨宜說法渠鬼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
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
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
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謐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
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
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
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
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
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
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

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

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於此山蘿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叅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叅師欲起身田乃把

是七

十一

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

不負平生行腳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眾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

長坐不卧麻衣草履卽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

是

主

今日是如是酬問徃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

衆請出世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敘上堂一代時教

祇是整理時人手腳直鏡剥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

若忉忉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爲石霜侍

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鍊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鍊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

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語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

是七

十四

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則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

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門裏是七王有父曰既

十五

邊師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

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闔內不周曰流光與闔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

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涅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涅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是七
十六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援起倒是

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娘師後住泐潭而終謹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

是七

十七

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憇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

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他十八兒論不奈伊向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柰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

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龕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爲甚麼吞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劔師握劔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
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
時如何師曰還曾授著汝麼

潭州中雲益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
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是七十九師曰

爲汝驢漢間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
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
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揀花子問如何是
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
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
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
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
何是異類師曰要頭研將去問如何是法身

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
越師終於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五老峰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
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

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
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
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
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
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
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

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
玄妙師曰未聞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

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
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是七師曰老僧罪過吾拂

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閣黎且來人

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
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又手立師曰敗

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
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
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

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
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
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

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
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

寂謐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仙庵婆師曰昨

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
曰奈何橋畔嘶聲切劙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
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
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
曰已被人冷眼觀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祇恐閻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
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
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歛雙眉曰出世

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
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
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
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

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
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
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縕素不分
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
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如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

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覩曰覩者如何師曰
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
拯迷師曰閻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真
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是七誌公真
王爲甚麼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
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爲甚麼
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
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槩不就曰如何是密
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不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

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

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閻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

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

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謐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於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

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

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畲爲害滋甚乃作畲山謠曰畲山兒畲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帽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

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嶽域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

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
五大將離主其道自亥子箇中無佛祖不
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
垂一足而逝閣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月中藏玉兔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
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
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筇意若何穴
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
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
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
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
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
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

具上

手稿

爲之耶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
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
至邵武城外見山巒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
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
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
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
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
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
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
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
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
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爲泉曰此泉爲
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
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

臨示寂聲鍾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
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
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
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

是七

五五

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
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
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
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音釋

湊	千候切	音	攢聚也	北末切	音	撥	鉢	挨開也	燃	乃殄切	音
以制	切	音	思留切	音							
曳胄也			羞長也								
小兒頭	吸	及切音	雜	草也	又讀如	齋	他計切	音替除			